

丰子恺的“真率”人生论美学思想与当代艺术实践〔*〕

○ 李 梅, 金 雅

(浙江理工大学 中国美学与艺术理论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万物一体”“童稚之心”“有情化”等审美范畴,构成了丰子恺“真率”人生论美学思想的重要方面,凸显了他一贯坚守的“艺术化的人生”和“人生的艺术化”的审美理想。丰子恺的真率人生论美学思想对于当代艺术实践活动涵养“美好的心性”、培育“趣味”、葆有“美的眼光”等,具有重要的启益。

〔关键词〕真率;人生论美学;当代艺术实践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7.09.014

丰子恺将“万物一体”视为最伟大的世界观和最高的艺术论,并以此为人生信条。他的创美审美的世界,是在艺术、美、人生的广阔视野中展开的。丰子恺强调“童稚之心”和“有情化”的眼光是培育“艺术心”的重要路径,一定是源于内心仁爱之情的自然流露,于人生、艺术中,便是“美的心境”的涵养。他把具有大人格者称为真正的艺术家,提醒世人应以“绝缘”和“无利害”的观看方式步入审美的灵境,用“心眼”感知,用“心笔”绘之,潜心守护“真率”与“趣味”。真率之趣味,是丰子恺美学思想的核心标识。倡导通过涵养真率的艺术之心和艺术态度,来建构真率的艺术精神和审美精神,并由此通向美的艺术和艺术化的人生,使丰子恺的美学思想拥有了自己独特的内涵和旨趣,也成为中国现代人生论美学精

作者简介:李梅,博士,浙江理工大学中国美学与艺术理论研究中心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文艺美学、美学与艺术学理论;金雅,博士,浙江理工大学中国美学与艺术理论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美学和艺术美学。

〔*〕本文系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攻关规划重点项目“中国现代人生论美学的民族资源与学理传统研究”(2013GH013)的阶段成果。

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代艺术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益。

一、“真率”与灵秀美好的“心性”

丰子恺先生作为中国现代美学和艺术史上具有代表意义的大师之一,面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动荡变幻的激进思潮和社会状况,他呈现了率性入世、率情为文、率意作画的真率风貌。

丰子恺出生于风景秀丽的江南水乡,富足幽谧的石门湾小镇,这里良田肥美,水路交错,是京杭大运河上的漕运要塞,每日往来的商人、官员、手艺人络绎不绝,他曾不惜笔墨如实地描述这里的自然风光和乡土人情:

“由夏到冬,由冬到夏,渐渐地推移,使人不知不觉。中产以上的人,每人有六套衣服:夏衣、单衣、夹衣、絮袄(木棉的)、小棉袄(薄丝棉)、大棉袄(厚丝棉)。六套衣服逐渐递换,不知不觉之间寒来暑去,循环成岁……故自然之美,最为丰富;诗趣画意,俯拾即是……我们郊外的大平原中没有一块荒地,全是作物。稻麦之外,四时蔬果不绝,风味各殊……往年我在上海功德林,冬天吃新蚕豆,一时故乡清明赛会、扫墓、踏青、种树之景,以及绸衫、小帽、酒旗、戏鼓之状,憬然在目,恍如身入其境。”^[1]

丰子恺以细腻丰富的笔触,平和静谧的心境,用情至深地记录下石门湾的一草一木,风俗人事,字里行间透着祥和而宁静的气息。谁能想到,这是1937年,石门湾被日军空袭后,丰子恺携家人被迫逃亡途中对故乡的追忆。逃难的路途是漫长而艰辛的,生养之地被毁是悲伤的,然而,丰子恺对家乡的爱却是依旧如故的。一个对故土挚爱的人,必定有着爱生活惜人情的宽广之心,蕴含着仁爱、平和与包容的心境。丰子恺是属于这一类的。天性温润率真的他,钟爱记忆中美好的家园,眷顾童年无数美好的瞬间,珍视生养之地的乐土。少年外出求学的他,还时常怀念着甜美而无虑的儿童时光,成年后的他始终在勤奋地书写着童年的丰富记忆,如《梦痕》《忆儿时》《端阳记忆》《过年》《私塾生活》《我的母亲》等都取材于儿时记忆。

西方心理学家指出,童年的记忆对于人生的影响是巨大的,特别是艺术家的创作倾向。这一点在丰子恺的艺术创作和人生轨迹上是有深刻体现的。作为家里唯一幸存的男丁,父母对他宠爱备至,众多姐妹对他溺爱纵容,六岁时便进入正规的私塾学习,儒家的《三字经》《千家诗》等传统著作,成为丰子恺最初接受教育的儿童启蒙读物,特别是附有木版画的图册本,开启了他对色彩和绘画的最初兴致。乃至后来从父亲那里偷偷取出的《芥子园画谱》卷二《人物谱》,都成为丰子恺童年临摹学习绘画的范本,童年率性而为的临摹乐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艺术创作风格,使其始终以童心、率情入画。

叶圣陶先生说:“子恺兄的散文的风格跟他的漫画十分相似,或者竟可以说是同一的事物,只是表现的方式不同罢了,散文利用语言文字,漫画利用线条色彩。”^[2]叶先生的评价是贴切而中肯的。纵观丰子恺先生的散文和画作,始终流

淌着“至真至善至美”的真率心境。他坦诚率真,作为他一生信奉的艺术追求和审美理想,在其人生之旅中,也伴其一路,终其一生。

丰子恺真率人生论的审美主张贯通于他艺术创作的整个生涯。遵从自身的心性和偏好,崇尚原始、素朴的审美趣味,加之对生命的敬畏与对德性的推崇,成就了他独特的艺术气质。在充满“矛盾和斗争”的20世纪中国现代艺术史上,丰子恺的散文和漫画看似不大合群,比起同时代的犀利文风和讽谏画风,少了份锐气和苛刻,多了份真率。这源于他常驻的随性自然、博爱同情的心性。这一天性成就了他洒脱大气的处世方式,并坚持以“真善美”贯通的艺术眼光“观照”世间万物,坚守着艺术的逃难和宗教的修行。他以仁爱宽广的心胸包容人世的沧桑悲痛,始终以“艺术化的人生”和“人生的艺术化”实践着内心深处那份“至真至美”的真率之美。

二、“万物一体”与“真善美”

丰子恺是一个偏感性的艺术家,这一感性的情怀使得他的审美世界异常丰富而独特。自然界的花草树木、世俗社会的人事习俗乃至整个宇宙,都是他审美的对象和艺术创造的源泉。他曾说:“宇宙是一大艺术。人何以只鉴赏书画的小艺术,而不知鉴赏宇宙的大艺术呢?”^[3]将宇宙作为大艺术,作为审美欣赏的对象,体现了丰子恺一贯主张的大艺术观和宽广的审美心境。大美观和大艺术观,是中国现代美学和艺术思想的重要特征。中国现代美学“并不倡导艺术局限于作品本身的技能优劣与作家自身的悲喜忧乐,而是希望从艺术、从美通向人生,通向生命与生活。”^[4]丰子恺正是其中的重要一位。

我们阅读丰子恺的散文,观看他的漫画,便很容易发现在他的书画世界里蕴藏着丰富的自然物象和生活小天地,宇宙事物和人事生活在他的眼中都可以相互转化,融入艺术的天地,其中的“趣味”让他乐此不疲。在他早期苦学绘画的经验中,有着这样的记述:“我小时在写生世界中,把人不当作人看,而当作静物或景物看。似觉这世间只有我一个是人。除了我一人之外,眼前森罗万象一切都是供我研究的写生模型。我把我的先生,我的长辈,我的朋友,看作与花瓶,茶壶,罐头同类的东西。”^[5]由此可见,丰子恺少年求学的经历是深刻的,学习绘画的态度是积极而投入的,以致他观看事物的眼光亦变得特殊起来。从他翔实的叙述中,我们看到的是,在他写生的艺术空间里,隐含着“万物一体”的审美方式。何谓“万物一体”的思想?丰子恺有过解释,他称:“‘万物一体’是中国文化思想的大特色,也是世界上任何一国所不及的最高的精神文明。古圣人说:‘各正性命’。又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可见中国人的胸襟特别广大,中国人的仁德特别丰厚。所以中国人特别爱好自然。”^[6]可见,中华传统文化中“仁民爱物”的德尚深嵌在他宽厚深广的内心底处,源于先贤的“天人合一”的宇宙生命意识,滋养着丰子恺渴求探究艺术之旅的心田。“自然”在他的笔下既是广袤的生命之源,亦是无拘无束的心灵漫步之所,更是自由自在的一种生活姿态。于是,在他

写生的世界,梦境频生,体验多变,正如他自己所回忆的那样:“写生世界犹似梦境,梦中杀人也无罪。况且我曾把书架上的花瓶,茶壶,罐头等静物恭敬地当作人看。”^[7]“万物一体”的审美观照方式,改变了人、物决然分离的对立状态,主张把物看作具有生命性的独立自主的存在物,这是将观者的同情心及于被造物所致,是“仁者为本”思想的自然流露。

丰子恺将“万物一体”视为最伟大的世界观和最高的艺术论,并以此奉为人生信条。这一极具博爱和同情之心的观看世界的方式,游走于他审美、艺术、人生的多个视域,透过如此有情的眼光,丰子恺的人生世界渐趋丰富多彩起来。为此,他热衷于赞美儿童的天真无邪,他说:“因为儿童大都是最富于同情的,且其同情不但及于人类,又自然地及于猫犬,花草,鸟蝶,鱼虫,玩具等一切事物,他们认真地对猫犬说话,认真地和花接吻,认真地和人像〔玩偶,娃娃〕(doll)玩耍,其心比艺术家的心真切而自然得多!”^[8]在他看来,儿童的世界正是“万物一体”的世界,是最真切友爱的世界,温情而美好。遗憾的是,成年后,这样的美好渐渐逝去,唯有在艺术的天地里予以追忆和回味。所以,童年的记忆成为他散文创作题材的一个重要来源,如孩童时迷恋的泥塑模型成为他早期创作漫画《最初的朋友》的素材,该画面描绘的是一个小男孩和几只塑像玩耍的情景,构图欢快而亲切。此外,身边儿童率性天真的玩趣,真切美好的性情,彻底真切的言行举动,都成为他笔下妙趣横生的画面,寓意时常轻快而温暖。如他的《脚踏车》《开箱子》《快活的劳动》《你给我削瓜,我给你打扇》《锣鼓响》《爸爸回来了》等漫画作品,都描绘了儿童世界的童真和快乐。

因“至真”而友善,因“至善”而美好。儿童的天性和美好的心性于丰子恺的一生从未分离。他对孩童生活的回忆和身边儿童的赞赏都是因为喜好和眷恋,儿童世界的广大和天真的生活都令他企慕和艳羡。遭遇了中年虚空与寂寥的心境,他感叹到:“我看见世间的大人都为生活的琐屑事件所迷着,都忘记人生的根本;只有孩子们保住天真,独具慧眼,其言行多足供我欣赏者。”^[9]丰子恺的笔触是温润的,也是深刻的,在他的散文中,你能触到浙西人的细腻,亦能嗅到讽谏批判的气息。因为时代的变革,社会的动乱,人事的变幻,生活的无奈,年岁的更迭,心性的跌荡,一切的一切都历经“变化”。

改变、催促、忙碌,都促成了他文风情感的转变和波动,但是他却很少摆出咄咄逼人的腔调,比起刻板的说教,他更愿以细腻的文字和风趣的画面引人深思。这正印证了他所坚守的“真善美”统一的审美人生观。看惯了成人世界的虚伪和卑怯,使他越发期盼圆满人格的出现。他曾说“圆满的人格好比一个鼎,‘真、善、美’好比鼎的三足。缺了一足,鼎就站不住……‘真’、‘善’为‘美’的基础。美是‘真’、‘善’的完成……真善生美,美生艺术。故艺术必具足真善美,而真善必须受美的调节。”^[10]艺术于他犹如生活,正如他的生活从未远离艺术一样。丰子恺将毕生的精神追求和审美理想都倾注在其似随性却真率的艺术长廊里,并将“真善美”的种子撒播在艺术和生活的园地里。

三、“童稚之心”与“同情之心”

丰子恺的一生历经多重社会冲突和矛盾斗争。作为一介文弱书生，他和家人的生活并不能完全处于可“自由”掌控的范围内，与同时代的其他文人艺术家相比，他始终担负着家庭生活的重负，师范专业毕业后辗转多处的从教，多少是处于缓解家庭生活的无奈之为。然而，在感知绘画知识的匮乏和对自身艺术趣味追求的不满足后，他依然在经济拮据的状况下，决意去日游学，以丰富绘画专业知识，充实执意探求自身艺术精神的心房。在多方帮助和支持下，丰子恺离开正经历着政治骚乱和工商业抗议的大都市上海，前往日本大正时期的东京寻觅能带给他绘画艺术延续和推进的专业技法和灵感源泉。

这样的探寻和求索同样是伴有迷惘和失落、欣喜和发现的过程。几个月的“苦学经历”和“游学见闻”丰富了他求知若渴的兴致，但是，其间出现的自信危机和无从出路的苦闷也极大地困扰着他，直到遇到日本大正时期著名插画家竹久梦二的《梦二画集·春之卷》，丰子恺收紧的心绪才受到了极大的释放。在这一册画集里，竹久梦二独特而娴熟的水墨画法以及画中蕴含的诗趣和画题征服了丰子恺。他在《绘画和文学》中写下：“回想过去的所见的绘画，给我印象最深而使我不能忘怀的，是一种小小的毛笔画。记得二十余岁的时候，我在东京的旧书摊上碰到一册《梦二画集·春之卷》。随手拿起来，从尾至首倒翻过去，看见里面都是寥寥数笔的毛笔 sketch〔速写〕。”^{〔11〕} 丰子恺在这篇文章里真切地回忆了他初逢竹久梦二画集时的欣喜和感动，并如数家珍地介绍着画册里给他留下印象较深的一些画作。他介绍了《同级生》《回可爱的家》《爸爸的午饭》《战争与花》等画题的作品，言语中流露着喜悦的发现和深情的感动。对于画面的描述是如此的清晰，对其画风和画题的喜好溢于言表，他认真地写到：“题为《classmate》〔同级生〕的画里描绘了一个贵妇人模样的年轻女人和一个背着婴孩、蓬头垢面的妇人在街头匆匆打招呼的场景，这是多年前的同学的短暂相聚。”^{〔12〕} 对着画面出神的他感叹到：“亲近地，平等地做过长年的‘同级友’。但出校而各自嫁人之后，就因了社会上的所谓贫富贵贱的阶级，而变成像这幅画里所示的不平等与疏远了！人类的命运，尤其是女人的命运，真是可悲哀的！人类社会的组织，真是可诅咒的！这寥寥数笔的一幅小画，不仅以造形的美感动我的眼，又以诗的意味感动我的心。”^{〔13〕} 类似的同情和感动同样在欣赏竹久梦二《回可爱的家》《爸爸的午饭》《战争与花》等画作中，他称画面所流露的真实的凄凉的环境与温暖自然的人间真情相映照，启人深思，引人入胜。

简单的线条、丰满的意趣和深刻的画题，这一特别的绘画艺术风格深刻地影响了丰子恺用心耕种的艺术园地，浓郁的诗趣和源于普通人之深情的日常生活画面，定格在了丰子恺一生的漫画艺术上。这一艺术风格的形成，源于日本画家竹久梦二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只是，当我们细细品读丰子恺的散文，认真欣赏他的漫画时，我们看到的又是一个独立而特殊的艺术家的自我表达。在他所创

作的富有生活趣味的画作里,他笔墨下的日常生活,往往充满着儿童世界的天真和童趣,是一种相对纯粹的美,这显然是受到丰子恺先生率真天性的影响。

有学习借鉴也有自我发挥创造,有创新开拓亦有汲取传统。艺术创作的根脉唯有立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植于赤诚真切的心性人格中,才会成就令人敬重的格调。这些品性,在丰子恺的为文和作画的艺术化人生中自然显露着。“童稚之心”和“同情之心”是丰子恺始终坚守的品性人格的重要方面。天真无邪的儿童世界,恬静而美好,源于传统文化的“仁者之心”则宽厚而深广,犹如儿童世界自然纯粹的“同情之心”,是最能及于世间一切有情和无情之物的“心眼”。丰子恺深情自然的审美方式,让他幸运地遇上并接受了竹久梦二的画风,并感动于其画作中蕴含的“深情”。可贵的是他在具有异域色彩的绘画风格中,融入了自身一贯所看重的真率美的人生论美学主张,形成了自己朴实自然、真率风趣的艺术风格。

对“童稚之心”的守护与对“同情之心”的呼吁,展现了丰子恺对儿童的赞美。他称:“儿童的同情心及于人类及自然一切事物……其心比艺术家的心真切而自然得多!他们往往能注意大人所不能注意的事,发见大人所不能发见的点。所以儿童的本质是艺术的。”^[14]因为感动于儿童能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丰富的“趣味”,赞叹儿童与生俱来的同情心,感伤成人世界的麻木虚假,这让他越发憧憬于儿童的生活,并热衷于描写儿童生活相。如此一来,他的世界也常伴有“童稚之心”和“同情之心”,因了这份可爱的心境,周围的一切在他的眼中都具有了全新的形象,这样的视角让他能于瞬间抓住感同身受的画面,并随性地诉诸于画笔。在丰子恺一生的艺术实践里,他始终是用“心眼”感知,用“心笔”绘之,潜心守护着孩童的率真和趣味,对“童心”和“趣味”的坚守成为他实践理想人生境界的象征。

四、“绝缘”与“有情化”

在丰子恺看来,“绝缘”与“有情化”是主体在审美活动中发现和接近美的体验的关键路径,也是艺术的最高境地。他说:“所谓‘绝缘’,就是对一种事物的时候,解除事物在世间的一切关系、因果,而孤零地观看。使其事物之对于外物,像不良导体的玻璃对于电流,断绝关系,所以名为绝缘。”^[15]丰子恺借用“绝缘说”要强调的是审美活动中的“无功利”“无利害”的观看方式,他借用佛家的“缘”字,用“绝缘说”清晰地表露了审美活动中需要剔除功用利害关系,以直面事物的自身姿态,发现美之所在。

他在论艺术与美的文章中,时常出现“换一种方式”“培养艺术的心”“心广而眼自明净”等言辞,这些言说方式与“绝缘说”的主张一致,都致力于探求自然社会之美。事实上,生于自然风光秀美的水乡小镇,加之杭州求学的时日对西湖美景的沉醉,特别是在老师李叔同的指导下,接受正规的绘画技法训练,坚持刻苦写生后,丰子恺对自然美有了更深切的体悟,对自然的挚爱是他获得丰富审美体

验的源泉,而“艺术的心”正是在畅游自然之境中所得灵感,这一具有超现实性的心灵感怀,往往是其艺术书写的基石,丰子恺称之为“美的眼光”和“艺术的心境”。

这一主张贯穿于他真率人生论美学思想的始终。在他的散文中,丰子恺反复强调,无论是普通人还是艺术家,一旦有了这“美的眼光”和“艺术的心境”,便能进入“造型美”“情感美”“艺术美”的鉴赏之域了。他在《颜面》一文中,讨论了自己对自然界一切生物、无生物表情的辨识,并告诉读者加以艺术的眼光训练,便能从任何物象上轻易读到颜面的表情变化,认为具有“艺术眼光”的人,其眼中的自然界物象,也一定是充满活力和生命力的。他写到:“艺术家要在自然界中看出生命,要在一草一木中发见自己,故必推广其同情心,普及于一切自然,有情化一切自然。”^[16]在丰子恺看来,“绝缘说”与“有情化”的审美理论的结合是培养“艺术的心”的重要途径,与他主张的“艺术是心灵的事业,而不完全是技巧的工夫”相印证。

丰子恺的“绝缘说”是在中西文化碰撞和交流中诞生的,与西方美学的审美“无利害”(disinterestedness)说类似,都主张审美的无概念、无功用。他在《从梅花说到美》一文中,由“美是什么”的话题谈起,对西方古代、近代美学家论美的问题做了分析比较。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的美学说,到近代鲍姆加登、温克尔曼的真善美合一与分离说,再到美的“客观说”“主观说”以及二者融合说,在综合评判的基础上,他认同康德的“无关心说”(disinterestedness)。基于康德的“情感判断”说,他称:“无关心,就是说美的创作或鉴赏的时候不可想起物的实用的方面,描盆景时不可专想吃苹果,看展览会时不可专想买画,而用欣赏与感叹的态度,把自己的心没入在对象中。”^[17]他还进一步谈到:“感到美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如何?极简要地说来,即须舍弃理知的念头而仅用感情来迎受。美是要用感情来感到的。”^[18]可见,相较于“西方形而上”的思辨美学,丰子恺更倾向于把对“美”的阐释变得可知可感一些,所以,我们在他关于美的论述中,看到了描盆景、看展览时的普通生活中的审美感知与体验,为此,他推崇“心广则眼自明净”的审美方式,看重“用心感受和体验”这一真切而具体的感知生活、感知美的方式。

感悟式地体验美、欣赏美的方式,是中国传统文化“学人”完善理想人格和实现审美人生的一个重要方式。如中国古代的“感物”“心斋”“坐忘”“神与物游”说,正是这一审美方式的传达。从小习读儒家传统经典,受到传统文化浸染,加之少年时期国文老师夏尊、美术老师李叔同的影响,丰子恺的文化心田里流淌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尽管处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思潮涌动的时期,他骨子里所尊崇的“仁德”却一直都在。对于西方写实绘画技法的迷恋,有了一段时期的入心学习后,当他看到了中国传统水墨画在传达情意方面的随性自适的优势后,之前抵触和排斥中国传统绘画缺乏写实性的不足情绪便逝去很多,最终他以“古诗入画”、以“水墨新绘”的承继创新,发挥了中国传统水墨画的韵味,形成了

恬淡自然的审美风格。

所有的体验和感知,都离不开“心”的投入和“情感”的体察,所谓的“绝缘”也正是为了排除干扰,乃“用心”地真诚“观照”宇宙万象。“中西融通”和“古今承创”,丰子恺在多重文化思潮中,为自身的审美理想找到了恰当的表达路径,即以“绝缘”和“有情化”的观看方式走进审美的灵境,并以“有情化”的“心眼”构筑了他真率人生的审美之维。

五、当代启示

丰子恺的真率人生论美学思想内涵丰富而深刻,他以“有情之眼”观看世界的方式,以虔诚之心感受和体悟宇宙人生的审美感知力,以及始终以“童心”和“趣味”入画为文的艺术实践,对于平复当下世人浮躁的心绪,缓释被包裹于急促忙乱的社会情境中的艺术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启益。

其一,孕育涵养“美好的心性”。丰子恺始终以“心眼”观看自然、社会、人生和艺术的艺术实践,以及他以“赤心”入世,以“诚心”待人处事的态度,乃至他畅游自然之境及人生世态所习得的丰富的审美体验与生命感悟,滋养和成就了其自然美好的心性,这对当今世人审美理想的培养和引导,具有可兹借鉴的理论价值。在当下社会环境中,随着物质文明的急速推进,本该与之同期并进的精神文明的进程却稍显缓慢,如此一来,人们在享受物质文明巨变所带来的舒适便捷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时常被带入至快餐式的生活漩涡中难以自拔,物质生活的充溢与精神世界的茫然、徘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如何在快速旋转的生活轨道中找寻到精神欢愉的路径,成为当今世人极为关注的话题。所以,如何保持自然纯净的心性,“用心至深”地感知宇宙人生世相,在纷繁忙乱的自然之境和人生世态中找寻美好迸发的瞬间,以期生命体验的感发抑或艺术灵感的凸显,显得尤为重要。丰子恺以“有情之眼”感知自然感知生活与美的方式,以及他常以“赤心”与“诚心”入世的真率人生态度,为我们缓释精神世界乏味茫然的状态提供了调解的方向,即始终保持美好的心境,以“同情之心”体悟人世沧桑与瞬息万变的世事,怀揣对生命对德性的敬畏之心,养护“心性”之源,咏赞“艺术”之灵。

其二,守护培育“童心”与“趣味”。丰子恺一生坚守的旨趣,便是蕴藉于自然美好的心性,用心呵护童年多彩的记忆,对童心及儿童率真世界一如既往地关爱与眷顾,融入其艺术创作之旅中,便是以“童心”和“趣味”入画为文的艺术实践活动,这同时也构成了他实践人生境界的重要方向。源于对“童心”的至纯之境与赤诚之态的看重,加之对艺术活动中“趣味”之美的求索,丰子恺将对“真善美”的追求植入审美、艺术、人生诸多方面,并始终带着真诚和风趣之心介入到艺术活动中。丰子恺对“童心”与“趣味”的提倡,也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艺发展史上重要的艺术理论主张,于当下艺术实践极具启发意义。首先,它预示了艺术活动中对“真善美”孜孜不倦的追求;其次,它为缓解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的技艺之举,提出了本该坚守的艺术德性;再次,它有力推进艺术创作和欣赏过程中人们审美

诉求的实现,并以率性洒脱的童趣之举平复其间出现的焦灼心态,直至遇见本真的自我。

其三,葆有“美的眼光”和“艺术的心境”。丰子恺徜徉于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得益于他所具有的察觉美的眼光与祥和宁静的心绪,他将语言和笔墨作为情感传达的方式,尽情表露世间的温情与美好,以及忧郁与苦楚,但每每他总能将不快与悲痛转化为艺术之美的灵光,拂去忧伤的面纱,换以有情之眸“观照”人世百态。正如他极力将“绝缘”与“有情化”的眼光视为培植“艺术心”的关键,他所称赞的“万物一体”与“有情之眼”是其内心仁爱之情的自然流露。艺术活动是人类集中探寻美的方式的重要路径,于是学习艺术潜修艺术,通过艺术实践人生境界,将审美、人生、艺术相连,以开启人生艺术之旅,是丰子恺带给世人的深刻思考方式。

总之,丰子恺的真率人生论美学思想孕育于其善良美好的心性之上,丰富成熟于他对“真善美”的孜孜不倦追求和艺术实践的过程,他始终将艺术创作和欣赏的态度运用于人生活中,实践着“艺术化的人生”和“人生艺术化”的审美理想,为当今艺术实践提供了诸多启益。

注释:

[1]丰子恺:《辞缘缘堂》,《丰子恺文集》(卷6),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21页。

[2]叶圣陶:《序·丰子恺文集》(卷1),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2页。

[3]丰子恺:《艺术三昧》,《丰子恺文集》(卷5),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53页。

[4]金雅、聂振斌:《中国现代美学的精神传统》,《安徽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5][7]丰子恺:《写生世界(下)》,《丰子恺文集》(卷2),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601、601页。

[6]丰子恺:《桂林艺术讲话之一》,《丰子恺文集》(卷4),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4—15页。

[8][14]丰子恺:《美与同情》,《丰子恺文集》(卷2),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583—584、584页。

[9]丰子恺:《谈自己的画》,《丰子恺文集》(卷5),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468页。

[10]丰子恺:《艺术与艺术家》,《丰子恺文集》(卷4),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401页。

[11][12][13]丰子恺:《绘画与文学》,《丰子恺文集》(卷2),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486、487、487页。

[15]丰子恺:《关于儿童教育》,《丰子恺文集》(卷2),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250页。

[16]丰子恺:《颜面》,《丰子恺文集》(卷5),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11页。

[17][18]丰子恺:《从梅花说到美》,《丰子恺文集》(卷2),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564页。

〔责任编辑:李本红〕